

中美学者合力打造宗教学新教程

中国与宗教的 文化社会学

CHINA AND THE CULTURAL SOCIOLOGY OF RELIGION

范丽珠, James D. Whitehead and Evelyn Eaton Whitehead/著



「本书探讨了文化/宗教象征符号在过去与现在中国经验中的作用,描述社会科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宗教的学术性研究的价值。」

时事出版社

中英文
对照

《中美学者合力打造宗教学新教程》

中国与宗教的文化社会学

CHINA AND THE CULTURAL SOCIOLOGY OF RELIGION

范丽珠, James D. Whitehead and Evelyn Eaton Whitehead/著

本书探讨了文化/宗教象征符号在过去与现在中国经验中的作用, 描述社会科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宗教的学术性研究的价值。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宗教的文化社会学/范丽珠等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80232-528-9

I. 中… II. 范… III. 社会文化学—研究—中国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9547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1.75 字数: 52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中国与宗教的文化社会学》向中国读者介绍正在发展中的文化社会学领域，指出文化社会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进行学术性研究的贡献。文化社会学以及与文化心理学相关学科——讨论了一个群体的社会组织和其社区价值与道德理想之间的连带关系。这些共享的意义聚在一起形成了某个独特的文化，塑造了个人与社会的认同。

在理解这些各种形式的动力方面，文化社会学家较少关注政治和经济模式，更多地是注意那些让个体得以理解自己与生活世界的意象和象征符号。这一目标认识到每种文化象征系统如何深刻地受到民众精神取向的影响。从而根据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早年学说的引导，文化社会学家发展出对习惯、故事和象征符号的“深层描述”，习惯、故事和象征符号等构成了社会意义的网络。

本书同时还关注文化心理学对宗教研究补充性作用的讨论。理查德·施威德尔（Richard Shweder）作为文化心理学的带头人之一，将文化心理学描述为“是研究文化传统和社会惯行规范、表达和改变人类心灵的方式”。另外，本书也引述李泽厚有关“积淀”的理论分析，借助于千百年对影响中国社会个体成员心性的文化信仰和理想的历史进程。

我们在此书中有双重目标：探讨在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经验中文化/宗教象征的角色；描述社会科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宗教的学术性研究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社会科学在宗教研究领域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像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种大规模制度性组织的宗教，不再被视为是社会的主导。相反的，不同领域的学者意识到宗教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象征系统——从其周围的文化借鉴表达和交流的方式，继续影响文化的价值和理想的追求。

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与当代文化心理学研究有互补性。心理学学科滥觞于

西方文化背景，最初关注个人心理和在私人领域里产生的内在纠结。而较为社群取向的中国文化，常常会不太适应这种从个人角度来理解人类自身。文化心理学从对个人内在动力的关注转移到在特定社会塑造个人的社会力量和结构。伴随着对文化故事和仪式的关注，文化心理学的取向将心理学的兴趣带入到与文化社会学的对话中。文化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一道，将新的领悟能力带入到对文化活力的理解之中，而这种文化活力正是 21 世纪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本书适用于高校研究所阶段更进一步的学习。本书关注于社会科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历史、哲学、宗教学和文学）对人类宗教表达的探究。我们希望本书一如既往地满足更广泛读者的兴趣。

本书是关于中国与宗教三卷本系列的最后一部。该系列的第一部——《当代世界宗教学》探讨了宗教和宗教性的当代经验。各章涵盖了现代性和世俗化的全球性影响，以及其对宗教个人与制度表达的影响，并涉及到世界范围的宗教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民间宗教。

第二部——《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中国》，采用社会学的学术视角。中西方学者有影响的研究，用于对中国历史与当代复杂文化中宗教主题和组织角色分析。对儒、释、道三教传统的特别关注，和定义了中国文化的古代已有的仪式实践相关。在第二部中还探讨了当代宗教问题，包括：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暴力和缔造和平之间的互动关系；信仰为基础组织的市民社会角色；在全球化世界文化的宗教未来。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三本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学术研究具有的实用价值。首先，这三本书都是中英文版本；第二，三位作者代表了社会学、哲学、社会心理学和宗教历史等学科，是宗教科学研究重要的学科。他们富有成效的合作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并继续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研究成果。

最后，这三本著作深深地得益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范丽珠博士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社会学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其对中国民间宗教在当代表现的研究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James D. Whitehead 和 Evelyn Eaton Whitehead 二位博士是美国学者，他们在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都与天主教和基督宗教思想传统相关。从 1998 年开始，他们每年都到中国，在上海、杭州、南京与香港的大学授课。2007 年，他们获得了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的荣誉。

本书的三位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陈纳博士，在第三本书稿成书的过程中，他时时有各种建设性的意见和有价值的看法与我们讨论分享。我们也很幸运一直有他这样好的同伴与同事。

我们对中国与宗教研究系列富有成效的合作，源于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吴小新博士的提议和协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利玛窦研究所的资助，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最后，感谢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 年度，10BAJ005）的支持，本书中的部分章节内容就是在该项资金的支持下完成的。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217)
Part One: Cultural Sociology	(221)
Chapter One: Cultural Sociology & Religion	(223)
Chapter Two: Cultural Psychology & Religion	(243)
Chapter Three: Studying Religion in China: Multiple Dilemmas	(265)
Part Two: Practicing Cultural Sociology	(285)
Chapter Four: Religion & “Habits of the Heart”	(287)
Chapter Five: Mapping Culture & Religion: Cultural Codes, Social Imaginity, Ideology	(305)
Chapter Six: New Language for a Modern China: Evolution & National Character	(323)
Chapter Seven: Inculturation: Buddhism & Christianity in China	(343)
Part Three: Practicing Cultural Psychology	(359)
Chapter Eight: The Language of Culture & Religion: Symbol & Myth	(361)
Chapter Nine: The Language of Culture & Religion: Ritual	(375)
Chapter Ten: The Cultural Self: China & the West	(391)
Chapter Eleven: Destiny & Fate in Cultural Context	(409)
Part Four: Transformations in Society & Religion	(425)
Chapter Twelve: Cultural Evolution & Religion	(427)
Chapter Thirteen: The Axial Age: Confucius, Buddha, Socrates	(443)
Chapter Fourteen: Humanism in China & the West	(461)
Bibliography	(475)

第一部分 文化社会学

“社会学是舶来品”

金耀基

文化和宗教都是象征系统——假由人类群体所建构的一个集体认同和共同发展的努力目标，汇集了各种形象、故事和神话。

文化和宗教有些类似于雕琢人类心灵的习性——情绪倾向、价值承诺、道德习惯——来展示并强化他们的认同和价值。

文化社会学是对这些塑造了文化认同和目标意识的象征和心灵习性的学术性研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著作解释了文化和宗教研究的这一路径。

文化心理学探讨了个人生活如何被其周围的环境所塑造的。中国哲学家李泽厚在其研究中也说明了文化价值是如何积淀在每个成员当中的。

第一部分最后部分是关于宗教社会学研究在中国面临挑战的反思，指出由于西方研究的范式和方式主导着学术研究的路径，给中国宗教研究造成相当困境。

第一章 文化社会学与宗教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各种文本的总和。……人类学家试图站在这些文化代表人物的肩头去阅读这些文本。”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卓新平作为中国宗教学界领军人物，近年来发表了大量的文字探讨中国人生活中宗教的未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专门探讨了文化与宗教的关系。^[1]卓氏认识到中国发生的剧烈社会变迁产生了两个特别的影响：“全球化意识与全新的、强烈的文化自觉与自我意识。”在全球范围，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及对世界特殊的贡献。卓氏描述了中国社会出现的“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的情形。这些发展带来了“对宗教复兴的心理上的开放态度”，特别是当宗教信仰被当作“一种良知、是非感、或是精神上的觉悟”，其中也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性”的复苏。^[2]

有关中国文化变迁和宗教的角色，卓氏有其自我的看法和希望。他建议：目前探索阶段时应如何制定政策、采取举措具有前瞻性、发展性眼光，留有充分余地。他希望“在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时使之成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沿着卓新平对宗教在中国处境较为乐观的看法，本章将探讨社会科学
宗教的文化现象之间的互动。我们先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概念。

社会学 社会学的原理强调了存在于任何现存社会组织的变迁、冲突和协调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社会学家特别关注互动的模式——城市化、教育、经济生产——来解释社会。这一学术视角常常依赖于统计分析——有关政府资助的教育机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市人口的老齡化——有利于其

研究发现。

在一个典型的大学社会学系，常见的是，有些学者致力于各种不同研究方向，如人口增长、或移民模式、或婚姻与家庭模式的变化等。社会学家同样地考察宗教的社会面向——如宗教信仰者的经济和教育背景、塑造宗教组织的角色和规则、推举宗教领袖的程序等。

文化社会学 文化社会学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文化社会学家关注于社会结构和人类意义之间的交互作用——精神价值、宗教理想和文化的人道目标。这些价值、理想和目标构成了一个诠释网络，使我们能够观察一个群体如何形成其共享的生活方式。^[3]一个解释性的网络像过滤器那样，社会上的成员借此可以检视其共同的生存方式。

现代社会学学术原理的奠基人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同是这种社会探寻方式的实践者。涂尔干表明古代部落的宗教仪式作为一种透镜，由此现代人能够窥视到社会本身的进化。韦伯则认为16—17世纪欧洲的基督新教徒的宗教价值——证实了世俗生活的神圣意义；辛勤工作和此世的成就作为宗教价值获得承认；财富积累的道德价值得到接受——作为一种典范或者解释，说明资本主义精神在当时欧洲社会的出现。

在探讨如此的诠释网络，文化社会学家并不那么重视社会上那些正式的组织，而是关注一个群体从中能够理解自己和其在世界上处境的故事、仪式；其焦点更多地放在文化意义而非制度性结构。文化社会学家同时认识到一个社会最关键的解释性网络根植于并通过文化象征系统表现出来——即各种形象和神话汇集在一起，告诉我们人们对意义和目标追求的故事。

今天文化社会学家适应了“宗教性在本质上是文化的认知”的看法。^[4]故而，文化社会通过学寻找到某些途径观察到：宗教传统从其所处的文化中借用语言和想象，塑造着精神理想和道德，反过来又影响到文化。在本章中我们将以实例来说明宗教的角色作为社会中重要的文化动力之一。

文化社会学是什么？

每一种文化都受到深刻而持久的信念指引，所谓信念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和偏见。文化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调节社会的无意识的文化结构，展示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文化社会学明确地将集体情绪和观念置于其方法和理论关注的中心，因为正是主观和内在的感觉常常在主宰这个世界。”

“文化不是个简单存在而是一个维度，不是作为一个依变量用来研究的客体，而是一条贯穿于种种社会形式的线，可供研究。这些文章……以高度宏观的叙事方式对此进行研究，通过复杂的象征符号构建出一幅幅路线图。”

“反思与批判存在于迷思之中——人类无法通过反思与批判完全弄清自身。如果我们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将能够把知识从权力中区分开来，而不只是被权力所役使。”

摘自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社会生活的意义：文化社会学》

一、领会差异

当与我们较熟悉的跨文化社会路径相比较时，文化社会学的特征就格外明显。跨文化社会学着眼于比较社会模式，这里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对理解某一文化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最常见的结果是，这些原则来自于对西方文化背景的研究），而使用这些有文化局限的类型来评价某个新的或其他的文化。于是，用那些相对自我经验的非本土的类型来描述来自于新文化的各种迹象；还要用在其他地方产生的诠释模式和学术话语来理解自身文化。

另外，文化社会学更倾向于理解每个文化的个性。由于文化社会学关注在某个地方的象征和意义系统，期待着发现特殊之处，而非相似性。人类学家理查德·斯维德（Richard Shweder）认为文化社会学寻求欣赏与理解的方式。通过探讨不同的人类群体如何发现并创造意义的多元实践和独特策略，人们要准备好惊讶的发现。斯维德在其文化心理学著作的前言中，强调这个惊讶因素的重要，“人类学的惊讶”。^[5]

二、文化

文化社会学的显著取向是赞同一个有关文化的新观点。社会学家安·斯

威德勒 (Ann Swidler) 留意到有关文化概念的一种变化：从“旧有的文化概念作为一群人生活的全部方式……转向于将文化定义为公共可用的符号形式，人们通过这些符号形式感受并表达意义”。^[6]对于斯威德勒来说，文化是作为“象征符号、故事、仪式和世界观的总和，人们可以借助文化在各种变化中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某个文化产生于成员们创造的特殊符号和独有仪式，这些符号和仪式体现了他们所珍视的价值。例如，在中国，龙是作为一种活力的象征，即显示了力量又兼具娱乐性；风水是对神秘力量特别的文化性称呼，风水就存在自然中，人类寻求一种与自然和谐的关系。

在社会稳定的时期，社会的成员——中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披戴着各自文化，就如同穿上熟悉而又舒服的舞台装。或者，换另外一种比喻，文化就如同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无处不在、须臾不可离却又是无影无踪的。然而，当有关文化认同框架受到质疑争论之际，一个社会却开始变得死气沉沉了。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情形恰好发生在 19 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停滞状态导致全国性危机的出现，这种危机又因为 19 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末期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而被深化。各种各样造成民族剧痛的危机，惊醒了中国人，人们开始审视其习以为常的文化生活。不满足于闭关自守的状态，知识分子和某些官员展开了关于中国未来的激烈争论；激烈的矛盾和争斗为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的道路，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

斯威德勒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区分：即在稳定时期的文化角色和危险时期动荡生活中的文化。稳定时期的文化保持稳定，人们把信仰和仪式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惯习来接受；而在动荡时期，文化则是充满了危机和各种变数。这就是说在“社会变迁时期”，此时旧的文化习惯被抛弃，而“意识形态在组织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强势的角色”。^[7]她补充道：“在这样的阶段中，意识形态——明确地、高度组织化的意义系统（政治的和宗教的）——建立行动的新的模式与策略。”文化社会学要我们密切关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化——稳定时期以及变迁过程中的动荡时期。

三、诠释学

马克斯·韦伯观察到人类“在其自我建构的意义网中停留”，人类学家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断言：“文化是这些网络的一种，故对网络的分

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一种诠释。”^[8]

格尔茨解释了这种诠释所追求的目标，他用生理抽搐和故意眨眼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动作都伴随着眼部肌肉的迅速收缩。抽搐只是生理上的运动，而理解性的眨眼伴随着有意的动作，则表示对“社会性共认的表意符号”（socially established code）的认可，所以眨眼是带有特别意义的肌肉动作。挤挤眼睛意味着什么呢？答案一定包括不仅仅是有关肌肉和神经系统的“浅描”（*thin description*），而是包含着手势动作需要的意图和意义——这就是格尔茨称作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故此，格尔茨去探讨其关注题目的公共属性：“文化是公共所有的，因为意义是公共所有的。如果不知道挤眼睛的意义是什么，你就不能挤眼睛。”^[9]意义不是一个私人的领悟，只深藏在个人的心中。意义存在于公共领域，并且常常在表意行为中表现出来。

文化和宗教的理解途径需要透过象征符号。^[10]象征符号——在公众典礼和宗教仪式中通过国旗和国歌展现——包含丰富认知和情感内容的现象。人类创造象征符号来表述秩序和目标；于是符号为文化和宗教提供了内部结构。中国的“中”就是关于这个国家在世界位置象征性的表述。

我们需要象征符号，因为我们出生时不具备那些本能，如海狸知道如何筑坝、蜘蛛知道如何结网。人类需要哪些怎样进行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计划或者模式。这种对象征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依赖，源于人类不确定的天性。“人固有的可变性……反应的能力”意味着没有如何行动的模式，我们会“没有方向感或自我控制的能力，陷入冲动和情感的混乱中”。^[11]

故，文化是一个象征系统：重要的意象混合体，代表社会在令其生活具有意义方面的努力。这样的意义就存在于象征符号中。结果是，给那些故事赋予生命——史诗、英雄传奇、神话、奠基人（黄帝、秦始皇或乔治·华盛顿）的记载——反射出人民的认同。

每种文化都脱胎于其固有的“世界观”——一个群体“对纯粹现实中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述，包括了关于自然、自我和社会的概念”。这个世界观表述了一个社会关于世界如何成为世界的看法。共享的观念受到被格尔茨称作道德观念的补充——“一个特定文化的道德（审美）层面。”^[12]而道德是我们理解的人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如何做。

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观和道德的两种动力，就天道和人道而论，天道作为一种世界观，确定了宇宙的架构——引领世界万事万物的力

量和规律。世界观的象征性因素包括“天”的超越性道德导引，阴阳互动，无处不在的气，当然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内容。

人道作为这个文化的精神，确定了一切道德生活要遵从的路径。在这个独特的气质中，象征元素包括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仁、孝、德和礼等。

“龙”作为友善力量无处不在的象征，被描述为存在于天道的世界观和人道的精神气质中。悠久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作为天道和天道之间和谐的连结，熔炼了这个古老、丰富文化的世界观和精神气质。

四、什么是宗教的文化社会学？

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是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中心的联合主任，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在其最近出版的两部作品中，他定义了文化社会学核心的特征。^[13]

对于文化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完全是自主的。不管是经济或政治的，文化不是简单地从其他地方获得；文化常常远大于制度和组织性的安排。文化是一个象征系统，其中我们能发现“符号、故事和象征创造了具有某种结构的社会意义的网络”。^[14]一个文化中的故事、神话蕴含着其价值和理想，然而需要对这些符号进行破译解码（deciphering），这就是文化社会学的任务：破译这些符号，以便领悟那些讲述该民族故事的深层次的意义。

文化社会学家所采取的方式是很关键的：这个学科坚持高度关注特定社会所显示的价值，而不是对社会力量的抽象分析或对历史脉络的全面观察。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作为核心基础出现——作为一套象征系统，通过这套系统——一个文化竭力地发展其理想，既完善又挑战着其主导的社会秩序。

亚历山大观察到文化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出现分三个阶段：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中展示了最初的努力。韦伯分析了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之间的互动是宗教文化社会学的早期案例。亚历山大看到在韦伯之后文化社会学好像完全销声匿迹了。在美国，20世纪中期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功能主义主导了社会学的理论，他对社会的抽象分析使之忽视了文化的象征层面。

文化社会学在西方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是通过格尔茨和贝拉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是帕森斯的学生，他们分别在自己的研

究中探讨了在文化和宗教建构过程中象征符号和神话的作用。以动人的写作风格，他们分别勾勒了作为象征系统的文化和宗教的想象力，并认识到充满神话和意象的宗教象征符号系统始终开放给人类生活获得新的意义和可能。

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贝拉（Bellah）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化社会学这一新兴领域”的最好例子。^[15]贝拉抛开了其导师帕森斯的抽象模式，中意于较为参与的方式，确信“审美形态”是与“学术内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16]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中，贝拉着迷于通过“象征符号控制并定义的世界、建构社会组织、连接有意识和无意识意义的途径”。文化构想出不同的符号语言启示这难以捉摸的现实。贝拉认识到象征符号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对现实充分的赞赏。然而象征符号本身也是非常难以言喻的，既显露又掩盖了我们宇宙的深度和奥秘。因而，我们总是想探寻我们从未充分了解的世界。

贝拉的视角被描述为“符号现实主义”——一种植根于“符号中心和传统本质的想象力作为生存现实的”^[17]分析形式。贝拉的研究视角是一种现实主义，这里存在着一个我们能够知晓的真实世界，但这个现实是透过象征符号来和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在讨论贝拉的符号现实主义中，亚历山大进一步澄清了这个观点：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通过语言、符号和神话——这些不断变化而又模糊不清的元素，启发着人们并且在真实世界的变化方面具有特殊影响力”。^[18]

对于贝拉和其他文化社会学家来说，“社会科学是个公共哲学，寻求推动并启发公开对话：关于在一个好的社会中人们如何分享各种物品、实践和生活方式。这些终极意义和价值，以其多样性……置身于社会制度之中。事实上，制度决定了道德戏剧的场景，其中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行动，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该如何活着”。这种类型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寄希望于“人类能够重新地珍视并传递其所继承传统的可能”。^[19]

作为新兴领域的文化社会学，探寻文化和宗教符号系统，而文化和宗教分别是一个自主的意义系统，各自拥有自己植根于符号和神话之中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仅表明一个集体的认同，而且能够产生新的、无法预料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检讨其自身文化。其中三位中国学者，反思了极具时代特点的文化热，总结了新的文化走向。“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文化作为行为模式、价值系统或者作为意义的结构，不仅独立地存在，而且积淀于每个人深刻的心理意识。”^[20]社会学和心理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相互啮合，正是这本书关注的内容。